

第十六回 扮青衣巧壓才人

詞曰：

試才無計，轉以夫人學婢。灶下揮毫，泥中染翰，奪盡英雄之氣。明鋒爭利，芥針投暗，暗輸心服意。始信真才，舉止風流，行藏遊戲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普惠和尚，送了燕、平二人出門，自家回入閨內，看著壁上笑道：「這兩個小書獃子，人物倒生得俊秀，怎生這等狂妄。他指望要取笑山小姐，他若說些大話，躲了不來，還是乖的。倘真個再來，縱不受累，也要出一場大醜。」

正想說不完，忽山顯仁帶領兩個僮子，閑步入來。看著普惠對著壁上自言自語，因問道：「普惠你看甚麼？」普惠忽回頭，看見道：「原來是山老爺。老爺連日不來，聞說是小姐有甚貴恙，如今想是安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正是這兩日因小姐有病，故未曾來。今日喜得好些，我見天色好，故閑步到此。你卻自對影壁說些甚麼？」普惠道：「這事說來也當得一個笑話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何事？」普惠道：「方纔不知哪裏走了兩個少年書生來，借坐歇腳。一個姓趙，一個姓錢。小僧問道何事到此，他說要訪老爺。小僧問他要訪老爺做甚，他說聞知山小姐有才，特來要與她一試。小僧回說小姐有恙。因憐他是別處人，年紀小，人物清俊，就將小姐的事跡與他說了，勸他回去，不要來此惹禍出醜。他不知好歹，反說要來出小姐之醜。臨去又題了兩首詩在壁上。說過三五日還要來見小姐，比較才學。豈不是一個笑話！」山顯仁道：「這壁上想就是他題的詩了。」普惠道：「正是他題的，不知說些甚麼？」山顯仁因走近前一看，祇見第一道寫的是：

千古斯文星日垂，豈容私付與娥眉。

青蓮未遇相如遠，脂粉無端污墨池。

——雲間趙縱有感題

第二首寫的是：

誰家小女髮垂垂，竊取天然展畫眉。

試看斯文今有主，也須還我鳳凰池。

——洛陽錢橫和韻題

山顯仁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，心下又驚又喜。因對普惠說道：「此二生出語雖然狂妄，詩思卻甚清新。二生不知有多大年紀了。」普惠道：「兩人都不滿二十歲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他既要來與小姐較才，為何就回去了？」普惠道：「是小僧說小姐有貴恙，未必見人，他故此回去。他說遲兩日還要來哩！」山顯仁道：「他若再來，你須領來見我。」普惠道：「二生說話太狂，領來見老爺，老爺量大，還恕得他起。若見小姐，小姐性子高傲，見二生狂妄，未免又要惹出事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有我在，這個不妨。」又坐了一歇，山顯仁因要與女兒商量，遂抄了兩詩，起身回去。此時山黛因思想閣下書生，懨懨成病。又見父母憂愁，勉強掙起身來說道：「好些。」其實寸心中千思百慮，不能消釋。此時冷絳雪正在房中寬慰她，忽山顯仁走來問道：「我兒，這一會心下寬爽些麼？」山小姐應道：「略覺寬些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心下若是寬些，我有一件奇事與你商量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有甚奇事，父親但說不妨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方纔在接引庵閑步，普惠和尚對我說，有兩個少年書生，要來與你較才，口出奢言，十分不遜。」山小姐道：「為何不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因聞知你有病，料不見人，故此回去了。臨去，題了兩首詩在接引庵壁上，甚是狂妄。我抄了在此，你可一看。」

山小姐接了，與冷絳雪同看。看了一遍。二人彼此相視。冷絳雪說道：「二生詩雖可觀，然語句太傲，何一狂至此！」山小姐道：「有才人往往氣驕，這也怪他不得。祇是他既要來奪鳳凰池，沒個輕意還他之理。須要奚落他一場，使他抱頭鼠竄而去，方知小妹不是竊取天顏，以為聲價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他來時，他是二人，賤妾與小姐也是兩個。就是真才實學，各分一壘，明明與他旗鼓相當，料也不致輸與他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我與你若明明與他較才，莫說輸與他，就是勝他，也算不得奚落，不足以為恥。」

山顯仁笑道：「我看此生，才情精勁，你二人也不可小覷。若與他對試，不損名足矣。怎麼還思量要取辱他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這樣狂生，若不取辱他一場，使他心服，他未免要在人前賣嘴。祇是除了與他明試，再無別法。」山小姐笑道：「孩兒倒有一法在此，輸與他不致損名；勝了他，使他受辱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兒再有甚法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待他二人來時，爹爹祇說一處考，恐怕有代作傳遞之弊。可分他二人於東西兩花園坐下，待孩兒與冷家姐姐假扮作青衣侍兒，祇說小姐前次曾被無才之人纏擾，待費神思。今又新病初起，不耐煩劇，著我侍妾出來，先考一考。若果有些真才，將我侍兒壓倒，然後請到玉尺樓優禮相見。倘或無才，連我輩不如，便好請回，免得當面受辱。若是勝了他，明日傳出去，祇說連侍兒也考不過，豈非大辱。就是輸與他，不過侍妾，尚好遮飾，或者不致損名。」

山顯仁聽了大喜道：「此法甚妙。」冷絳雪也歡喜道：「小姐妙算，真無遺漏矣！這兩個狂生如何曉得。」大家算計停當，山顯仁又叫人去與普惠說：「若題詩書生來，可領他來見。」一面打點等候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辭了普惠回來，一路上商量。燕白領道：「我們此來，雖說考才，實為婚姻，怎麼一時就忘記了。今做此二詩，將她輕薄，少不得要傳到山相公與山小姐面前，她見了豈有不怒之理。就是度量大，不懷恨於我，這婚姻事斷斷無望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做已做了，悔也無益。況婚姻自有定數，強她不得。或者有才女子的心眼與世人不同，見紆袒乞憐愈加鄙薄，今見了你我有骨氣才人，轉垂青起敬也不可。愁他怎麼；且回去與你痛飲快談以養氣，遲兩日好與她對壘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二人遂歡歡喜喜同走了回去。

過了三五日，心上放不下，因天氣晴朗，又收拾了一徑出城，依舊走到接引庵來。普惠看見，笑囁嚅迎考說道：「二位相公今日來的早，象是真個要與山小姐考試詩文的了。」燕白領因問道：「山小姐病好了麼？」普惠道：「雖未全愈，想是起得來。」二人

衡道：「既是起得來，我們去尋她考一考不妨。」就要起身去，普惠留住道：「此時太早，山小姐祇怕尚未睡起。且請少坐，奉過茶，收拾素齋用了，待小僧送去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齋倒不消，領一杯茶罷！得老師一送更感。」普惠果然邀入去喫了些茶，坐了半晌，將近日午方纔同去。

到了山相公莊門，普惠是熟的，祇說得一聲，就有人進去通報。不多時，就有人出來說道：「請師父與二位相公廳上坐。」三人遂同到廳中坐下。又坐了半晌，山顯仁方葛巾野服走了出來。燕白領與平如衡忙上前施禮，禮畢，就以師生禮敘坐。普惠恐怕不便，就辭去了。

山顯仁一面叫人送茶，一面就開口問道：「哪一位是趙兄？」燕白領打一恭道：「晚生趙縱。」山顯仁因看著平如衡道：「此位想是錢兄了。」平如衡也打一恭道：「不敢，晚生正是錢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前在接引庵見二兄壁上之作，清新俊逸，真可謂相如再世，太白重生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打一恭道：「書生寒賤，不能上達紫閣黃扉，故妄言聳聽，以為進身之階。今既蒙援引，狂鼓之罪，尚望老太師寬宥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文人筆墨遊戲，上天下地，無所不可，何罪之有！祇是小女閨娃識字，亦無心僭據斯文，實因時無英雄，偶蒙聖恩假借耳。今既有二兄青年高才，煥奎壁之光，潤文明之色，鳳凰池理宜奉還，焉敢再以脂粉相污！」燕白領道：「脂粉之言，亦愧男子無人耳。詞雖不無過激，而意實欣慕，乞老太師原諒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鳳凰池亦不望盡還，但容我輩作鷗鷺遊翔其中足矣！」

山顯仁道：「這都罷了，祇是二兄今日垂顧，意欲何為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晚生二人俱係遠方寒士，雖日事槌鉛，實出孤陋。每有所作，往往不知高下。因聞令媛小姐著作懸於國門，芳名播於天下。兼有玉尺量才之任，故同造樓下，願竭微才，求小姐玉尺一量。孰短孰長，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二兄大才，倒教小女可謂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。然既辱賜顧，怎好固辭。但考之一途，必須嚴肅，方別真才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晚生二人短長之學盡在胸中，此外別無一物，聽憑老太師如何賜考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太師若要搜檢亦不妨。」山顯仁笑道：「搜檢也不必，但二兄分做兩處，省了許多顧盼問答也好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應道：「這個聽憑。」

山顯仁就吩咐兩個家人道：「可送趙相公到東花園亭子上坐。」又吩咐兩個家人道：「可送錢相公到西花園亭子上坐。」又對燕白領與平如衡道：「老夫不便奉陪，候考過再領教佳章。」說罷，四個家人遂請二人同入穿堂之後，分路往東西花園而去。正是：

東西諸葛八門陣，左右韓侯九里山。

莫料閨中小兒女，寸心偏有百機關。

兩個家人將平如衡送到西花園亭子上去坐，且不題。

且說燕白領跟著兩個家人，竟到東邊花園裏來。到了亭子上一看，祇見鳥啼畫閣，花壓雕欄，十分美麗。再看亭子中，早已東西對面擺下兩張書案，文房四寶端端正正俱在上面。燕白領心下想道：「聞她有個玉尺樓，是奉旨考才之地。怎麼不到那裏，卻在此處？」又想道：「想是要分考，樓中一處不便，故在此間。」

正沉吟不了，忽見三五侍妾簇擁著一個青衣女子而來。燕白領遠遠望去，宛如仙子。欲認作小姐，卻又是侍兒打扮。欲認作侍兒，卻又秀媚異常。心下驚疑未定，早已走到面前。燕白領慌忙出位施禮。那青衣女子略福了一福，便與燕白領分東西對面坐下。燕白領不知是誰，又不好輕問，祇得低頭偷看。

倒是青衣女子先開口說道：「趙先生不必驚疑，妾非小姐，乃小姐位下掌書記的侍妾。奉小姐之命，特來請教先生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原來是一位掌書記的才人，請問小姐為何不自出，而又勞玉趾？」青衣女子道：「前日也是幾位貴客要見小姐試才，小姐勉強應酬，卻又一字不通，徒費許多口舌。今辱先生降臨，大才固自不同，然小姐私心過慮，恐蹈前轍。今又養病玉尺樓，不耐煩劇，故遣妾先來領教。如果係真才，賤妾輩望風不敢當，便當掃徑焚香，延入樓中，以定當今天下斯文之案；倘祇尋常，便請回駕，也免一番多事。」

燕白領聽了，心下暗怒道：「這小丫頭這等作怪，怎自不出來，卻叫一個侍妾辱我，這明明高抬聲價。我若不與她考，他便道我無才害怕。若與她對考，我一個文士，怎與一個侍妾同考。」又偷眼將那侍妾一看，祇見滿面容光，飛舞不定，恍與閣上美人不相上下。心中又想道：「山小姐雖說才高，顏色或者轉不及此。莫管她侍妾不侍妾，如此美人，便同拈筆硯，也是僥幸。況侍妾之才，料也有限，祇消一首詩打發她去了，便可與小姐相見。」心下主意定了，因說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考也無妨，祇是如何考起？」青衣女子道：「聽憑先生起韻，賤妾奉和。」燕白領笑一笑：「既蒙尊命，學生僭了。」遂磨墨舒紙，信筆題詩一首道：

祇畫娥眉便可憐，塗鴉識字豈能傳。

須知才子凌雲氣，吐出蓬萊五色蓮。

燕白領寫完，早有侍妾取過去與青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了微笑一笑道：「詩雖好，祇是太自譽了些。」因拈起筆來，全不思索，就和了一首，叫侍兒送了過來。燕白領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一時才調一時憐，千古文章千古傳。

慢道文章男子事，而今已屬女青蓮。

燕白領看了不覺吐舌道：「好美才，好美才！怎這等敏捷。」因立起身來，重新深深作一個揖道：「我學生失敬了。」那青衣女子也起身還禮道：「先生請尊重。俚句應酬，何足垂譽。請問先生還有佳作賜教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既蒙不鄙，還要獻醜，以抒鄙懷。」因又題詩一首道：

羣下風光天下憐，心中情事眼中傳。

河洲若許操舟往，願剖華峰千丈蓮。

燕白領寫完，侍妾又取去與青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了又笑一笑道：「先生何反淺而言深！」因又和了一首，叫侍兒仍送到燕白領面前。燕白領再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思雲想月總虛憐，天上人間信怎傳？

欲為玄霜求玉杵，須從御座撒金蓮。

燕白領看了不勝大異道：「芳妹如此仙才，自是金屋娉婷，怎麼沉埋於朱門記室，吾所不解。那侍妾既以才人自負，要來與小姐爭衡。理宜千言不屈，萬言不休。怎見了賤妾兩首微詞，便大驚小怪？何江海才盡之易，而寸管已步之升。燕白領

也！」燕白頷道：「美人見哂固當，但學生來見小姐之意，原為景仰小姐之才，非慕富貴高名者也。今見捉刀，英雄不識，必欲敘魏公雅望，此無目者也。學生雖微才，不足比數。然沉酣時藝，亦已深矣！未聞泰山之上更有泰山，滄海之餘復有滄海。才美至於記室，亦才美中之泰山滄海矣，豈更有過者？乃即所傳小姐才美高名，或比記室才美之高也！」因又題詩一首道：

非是才窮甘乞憐，美人詞調果堪傳。

既能根底成佳藕，何不枝頭常見蓮。

燕白頷寫完，又有侍妾取去。那青衣女子看了又看，因說道：「先生佳作末語，寓意委婉，用情深切，實東坡、太白一流人。自須尊重，不要差了念頭。」因又和了一首，叫侍兒送過來。燕白頷接在手中一看，祇見上寫：

春光到眼便生憐，那得東風日夜傳。

一朵桃花一朵杏，須知不是並頭蓮。

燕白頷看了，默然半晌，忽歎息道：「天祇生人情便了，情長情短有誰憐？」那女子隱隱聽見，問道：「此先生所吟麼？」燕白頷道：「非吟也，偶有所思耳！」那女子又不好問，祇說道：「妾奉小姐之命請教，不知還有甚麼見教麼？」燕白頷道：「記室之美已僥幸睹矣，記室之才已得教矣，記室之嚴亦已聞命矣，再以浮詞相請，未免獲罪。」青衣女子道：「先生既無所命，賤妾告辭。敢再申一言，以代小姐之請。」因又拈筆舒紙，題詩一首，叫侍兒送與燕白頷。因就起身道：「先生請慢看，賤妾要復小姐之命，不敢久留矣！」遂帶了侍妾一闕而去。燕白頷看了，恍然如有所失。默了半晌，再將那詩一看，祇見又寫著：

才為人端要人憐，莫詆花枝倩蝶傳。

脂粉雖然污顏色，何曾污及墨池蓮。

燕白頷看完，因連聲歎息道：「天地既以山川秀氣盡付美人，卻又生我輩男子何用！前日題庵壁詩說『脂粉無端污墨池』，她今日畢竟題詩表白。我想她慧心之靈，文章之利，針鋒相對，絕不放半分之空，真足使人愛殺。」又想到：「小姐既有病，不肯輕易見我，決沒個又見老平之理。難道又有一個記室如方纔美人的與他對考？若遇著一個無才的記室，便是她的造化。」

祇管坐在亭上癡癡默想，早有引他進來的兩個家人說道：「相公坐在此沒甚事了，請出去罷，祇怕老爺還在廳上候著哩！」燕白頷聽見說老爺還在廳上候著，心下默了一默道：「進來時何等興頭，連小姐還思量壓倒。如今一個侍妾記室也奈何她不得，有甚臉嘴出去見人。」祇管沉吟不走，當不得兩個家人催促，祇得隨他出來。正是：

眼闊眉揚滿面春，頭垂肩蹙便無神。

祇思漫索花枝笑，不料花枝反笑人。

按下燕白頷隨著兩個家人出來不題。

且說平如衡隨著兩個家人到西花園來，將到亭子邊，早望見亭子上許多侍妾，圍繞著一個十五六歲女子，花枝般的據了一張書案坐在裏面。平如衡祇認做小姐，因聞得普惠和尚說她為人厲害，便不敢十分仰視。因低著頭走進亭子中，朝著那女人深深一揖道：

「學生錢橫，洛陽人氏，久聞小姐芳名，如春雷滿耳。今幸有緣，得拜謁庭下，願竭菲才，求小姐賜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祇管低頭作揖不起。那女子含笑道：「錢先生請尊重，賤妾不是小姐。」

平如衡聽見說不是小姐，忙抬頭起來一看，祇見那女子生得花嬌柳媚，猶如仙子一般。暗想道：「這樣標致，哪有不小姐之理，祇是穿著青衣打扮，如侍兒模樣。」因問道：「你既不是小姐，卻是何人？」那女子啟朱脣，開玉齒，嬌滴滴應道：「賤妾不是小姐，乃小姐掌書記的侍妾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你既是侍妾，何假作小姐取笑於我？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妾何曾假作小姐，取笑先生，先生誤認作小姐，自取笑耳！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罷了，祇是小姐為何不出來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姐雖一女子，然體位尊嚴。就是天子徵召三次，也祇有一次入朝。王侯公卿到門求見，也須三番五次，方得一接。先生今日纔來，怎麼這等性急，就思量要見小姐。就是賤妾出來相接，也是我家太師爺好意，愛先生青年有才，與小姐說了，故有是命。」

平如衡聽了許多說話，滿腔盛氣，先挫了一半。因說道：「不是學生性急，祇是既蒙太師好意，小姐許考，小姐若不出來，卻與誰人比試？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妾出來相接者，正欲代小姐之勞耳！」平如衡笑道：「比試是要做詩做文，你一個書記侍女，如何代得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先生請試一試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不必試，還是請小姐出來為妙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姐掌書記的侍妾，有上中下三等十二人，列成次第。賤妾下等，考不過，然後中等出來；中等考不過，然後上等出來；上等再考不過，那時方請先生到玉尺樓與小姐相見。此時要見小姐，還尚早。」

平如衡聽了道：「原來有許多瑣碎，這也不難，祇費我多做兩首詩耳！也罷，就先與你考一考。」那女子將手一舉道：「既要考，請坐了。」平如衡回頭一看，祇見東半邊也設下一張書案坐席，紙墨筆硯俱全。因走去坐下，取筆在手說道：「我已曉得你小姐不出來的意思了，無非是藏拙。」遂信筆題詩一首道：

名可虛張才怎虛，深閨深處好藏珠。

若教並立詩壇上，除卻娥眉恐不如。

平如衡題完自讀了一遍，因叫眾侍兒道：「可取了去看，若是讀不出，待我讀與你聽。」侍兒果取了遞與那女子。那女子看了一遍，也不做一聲，祇拈起筆來輕輕一掃，早已和完一首，命侍兒送來。

平如衡正低頭沉想自己詩中之妙，忽抬頭見詩送到面前，還祇認作是他的原詩看不出，又送了來。因笑說道：「我就說你未必讀得出，拿來待我讀與你聽。」及展開看時，卻是那女子的和韻。早喫了驚道：「怎麼倒和完了！大奇，大奇！」因細細讀去，祇見上寫道：

心要虛兮腹莫虛，探珠奇異探驪珠。

漫思王母瑤池奏，一曲雙成如不如？

平如衡看完，滿心歡喜，喜到極處意忘了情。因拍案大叫道：「奇才，奇才！我平如衡今日方遇一勁敵矣！」那女子聽見驚問道：「聞先生尊姓錢，為何又稱平如衡，莫非有兩姓麼？」平如衡見問，方知失言，因胡賴道：「哪個說平如衡，我說的是錢橫，想是你錯聽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錯聽也罷，祇是賤妾下等書記，怎敢稱個勁敵！」平如衡道：「你不要哄我，你不是下等，待我與你講和罷，再請教一首。」因又磨墨濡毫，題詩一首道：

千秋白雪調非虛，萬斛傾來字字珠。

紅讓桃花青讓柳，平分春色意何如？

平如衡題完，雙手捧了，叫侍兒送去道：「請教，請教。」那女子接了一看，但微微含笑，也不做一聲，祇提起筆來和韻相答。平如衡遠遠看見那女子揮灑如飛，便連聲稱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女子中有如此敏才，吾輩男子要羞死矣！」說不了，詩已寫完送到面前。因朗朗讀道：

才情無假學無虛，魚目何嘗敢混珠。

色到娥眉終不讓，居才誰是蘭相如？

平如衡讀完，因歎一口氣道：「我錢橫來意，原欲求小姐，以爭才子之高名。不料遇著一個書記，尚不肯少遜，何況小姐！見前日在接引庵壁上題詩，甚是狂妄。今日當謝過矣。」因又拈筆題詩一首道：

一片深心恨不虛，一雙明眼愧無珠。

玄黃妄想裳公子，笑殺青衣也不如。

平如衡題完，侍兒取了與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完，方笑說道：「先生何前倨而後恭！」因又和詩一首道：

人情有實豈無虛，遊戲風流盤走珠。

到底文章同一脈，有誰不及有誰如？

那女子寫完，命侍兒送了過來。平如衡接在手中，細讀一遍，因說道：「古人高才，還須七步。今才人落筆便成，又勝古人多矣！我錢橫雖承開慰，獨不愧於心乎！」遂立起身來辭謝道：「煩致謝小姐，請歸讀十年，再來領教。」因欲走出，那女子道：「先生既要行，賤妾還有一言奉贈。」遂又題詩一首，遂與平如衡。平如衡已走出亭外，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論才須是此心虛，莫認鮫人便有珠。

舊日鳳凰池固在，而今已屬女相如。

平如衡讀完，知是譏諷他前日題壁之妄，便也不答，竟籠在袖中，悶悶的走了出來。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的所在，祇見燕白頷也從東邊走了出來。二人撞見，彼此顏色有異，皆喫了一驚。祇因這一驚，有分教：

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